

曾國藩地學一

冰

鑒金

(清) 曾國藩

綫葉書局

▲圖文珍藏版▼

曾國藩絕學



[清] 曾国藩著



曉菴書局





【中華智謀全鑒】

曾國藩
絕學

ZENGGUOFANJUEXU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曾国藩绝学 / (清) 曾国藩著. - 北京: 线装书局, 2007.8

ISBN 978-7-80106-686-2

I . 曾… II . 曾… III . 曾国藩 (1811~1872) - 文集

IV . Z4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6367 号

曾国藩绝学

责任编辑 冀宁 华林

封面设计 三石工作室

作 者 [清] 曾国藩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社 址 北京市鼓楼西大街 41 号 (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字 数 2355 千字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0.25

彩 插 8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套

书 号 ISBN 978-7-80106-686-2

定 价 980.00 元 (全四卷)

ISBN 978-7-80106-686-2



9 787801 066862 >



卷一 挺 经

目 录

第一卷 挺 经

九阴经	3
卷一 内圣	5
卷二 坚忍	34
卷三 刚柔	52
卷四 廉矩	72
卷五 诡道	94
卷六 久战	127
卷七 忠疑	163
卷八 藏锋	187
卷九 盈虚	213
九阳经	233
卷一 砺志	235
卷二 家范	261
卷三 明强	289
卷四 英才	325
卷五 勤敬	346
卷六 廉实	370
卷七 峻法	386

中華智謀全鑒





卷八 外王	414
卷九 荷道	439

第二卷 冰 鉴

卷一 神骨鉴	463
卷二 刚柔鉴	544
卷三 容貌鉴	665
卷四 情态鉴	696
卷五 须眉鉴	734
卷六 声音鉴	768
卷七 气色鉴	863
卷八 《冰鉴》心语	914

第三卷 家 书

卷一 修身养性篇	943
卷二 治军为政篇	1020
卷三 教子持家篇	1108
卷四 交友处世篇	1214
卷五 用人理财篇	1297

第四卷 谋 略

卷一 修身养性谋略	1423
卷二 治军为政谋略	1485
卷三 家教齐家谋略	1581
卷四 交友处世谋略	1696
卷五 用人理财谋略	1815



图文珍藏版

第一二卷

冰
鉴

〔清〕曾国藩著



线装书局



卷首语

冰鉴，取其以冰为镜，能察秋毫之义。《冰鉴》是曾国藩观人识人的专著。曾国藩观人鉴人，目的都是为了选贤任能，为了发现人才，重用人才，他摒弃了江湖中那种重形轻神、重奇轻常、重术轻理的俗习，重神而兼顾形，重常而辨别奇，重理而指导术，从整体出发，就相论人，就神论人，从静态中把握人的本质，从动态中观察人的归宿。



卷一 神骨鉴

经文释义

【原文】

语云：“脱谷为糠，其髓斯存”，神之谓也。“山嵬不崩，唯石为镇”，骨之谓也。一身精神，具乎两目；一身骨相，具乎面部。他家兼论形骸，文人先观神骨。开门见山，此为第一。

【译文】

俗话说：“稻谷的外壳分离出来就是没有多大用途的谷糠，但稻谷的精华——米，仍然存在着，不会因外壳磨损而丢失。”这个精华，犹如人的神，是一个人的内在精神状态。俗语又说：“山岳表面的泥土虽然经常脱落流失，但山却不会倒塌破碎，因为山有坚硬的岩石支撑着。”这里所谓的镇山之“石”，就相当于支撑人形体的骨骼。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主要集中在他的眼睛里；一个人的骨骼丰俊，主要集中在他的面孔上。别家相术相一般人的面时，已经能够谈及人的形骸骨骼，而文人相“文人之相”时则先观察他的“神骨”。所以本卷开门见山，将“神骨说”放在第一卷来讲。

【原文】

文人论神，有清浊之辨。清浊易辨，邪正难辨。欲辨邪正，先观动静；静若含珠，动若木发；静若无人，动若赴的，此为澄清到底。静若萤光，动若流水，尖巧而喜淫；静若半睡，动若鹿骇，别才而深思。一为败器，一为隐流，均之托迹于清，不可不辨。

【译文】

文人在研究、观察人的“神”时，一般都把“神”分为清明和愚浊两种类型。



曾国藩像

中華智謀全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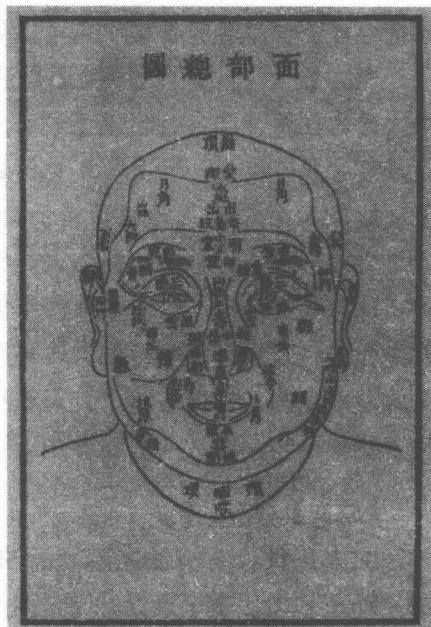
神骨的清明和愚浊是比较容易区分的，但是“清”中的正与邪，即奸邪与忠正，则不容易分辨。如果想要分辨邪与正，应该先观察他处于动和静两种状态下的表现。安静时，目光沉稳又暗含光辉，真情内蕴，宛如两颗晶莹的明珠，含而不露；行动时，目光敏锐犀利，精光闪烁，宛如春天树木抽出的新芽。安静时，目光清明澄澈，不为他物所扰，旁若无人；行动时，目光锐利灿然，宛如瞄准目标，一发中的。以上这两种神态，澄澈清明，清到极点，是“清”中纯正的神态。安静时，目光像萤火虫一样昏暗不明，闪烁不定；行动时，目光像流水一样无所归附，游移不定。以上两种神情一种是善于掩饰，一种是奸邪之意在内心萌动。安静时，目光似睡非睡，似醒非醒；行动时，目光像受惊的小鹿一样惶惶不安。以上这两种目光，一则是有智有能而不循正道的神情，一则是深谋图巧又怕别人窥见他的内心的神情。具有前两种神情者，多是品行有瑕疵之辈；具有后两种神情者，则是合而不发之人。两种都属于奸邪的神情，可是它们都混杂在清明的神情中，是观察神情时必须仔细加以辨别的。

【原文】

凡精神，抖擞处易见，断续处难见。断者出处断，续者闭处续。道家所谓“收拾入门”之说，不了处看其脱略，做了处看其针线。小心者，从其做不了处看之，疏节阔目，若不经意，所谓脱略也。大胆者，从其做了处看之，慎重周密，无有苟且，所谓针线也。二者实看向内处，稍移外便落情态矣，情态易见。

【译文】

大凡观察识别别人的精神状态，那种只是在那里故作振作，还是真的精神抖擞，都是比较容易分辨的，而那种介于假振作和真抖擞之间的神态就比较难于识别了。精神不足，是由于故作抖擞并表现于外；而精神有余，则是由于自然而生并且蕴含于内。所以道家有“收拾入门”的说法，用于观察神态。尚未去掉杂念，不能以静待动的时候，要观察他行动的轻慢不拘；已经去掉杂念，能够以静待动的时候，要着重看他精细周到的方面。对于小心谨慎的人，要从尚未摒除杂念，不能以静待动的时候去看他。这样就可以发现，他愈是小心谨慎，他的举动就愈是不精细周密，



面部总图



总好像漫不经心的样子。这种精神状态，就是所谓的轻慢不拘；对于性情豪放率直的人，要从已经摒除杂念，能够以静待动的时候去看他，这样就可以发现，他愈是率直，他的举动就愈是周密，他愈是豪爽，他的举动就愈是一丝不苟，这种精神状态，就是所谓的精细周密。所谓“脱略”和“针线”这两种精神状态，实际上都存在于人的内心世界，但只要它们稍微向外一流露，立刻就会变为情态，而情态是比较容易看到的。

【原文】

骨有九起：天庭骨隆起，枕骨强起，项骨平起，佐串骨角起，太阳骨线起，眉骨伏犀起，鼻骨芽起，颧骨若不得而起，顶骨平伏起。在头，以天庭骨、枕骨、太阳骨为主；在面，以眉骨、颧骨为主。五者备，柱石之器也；一则不贫；二则不贱；三则动履稍胜；四则贵矣。

【译文】

九贵骨各有各的形态：天庭骨丰隆饱满；枕骨充实显露；项骨平正而突兀；佐串骨像角一样斜斜而上，直入发际；太阳骨直线上升；眉骨骨棱显而不露，隐隐约约像犀角平伏在那里；鼻骨状如芦笋竹芽，挺拔而起；颧骨有力有势，又不陷不露；顶骨平伏厚实，又约显约露。看头部的骨相，主要看天庭、枕骨、太阳骨这三处关键部位；看面部的骨相，则主要看眉骨、颧骨这两处关键部位。如果以上五种骨相完美无缺，此人一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如果只具备其中的一种，此人便终生不会贫穷；如果能具备其中的两种，此人便终生不会卑贱；如果能具备其中的三种，此人只要有所作为，就会发达起来；如果能具备其中的四种，此人一定会显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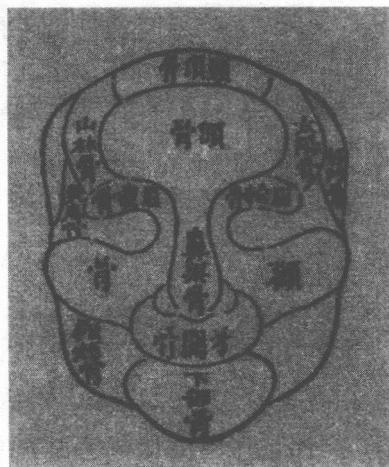
【原文】

骨有色，面以青为贵，“少年公卿半青面”是也。紫次之，白斯下矣。骨有质，头以联者为贵。碎次之。总之，头上无恶骨，面佳不如头佳。然大而缺天庭，终是贱品；圆而无串骨，半是孤僧；鼻骨犯眉，堂上不寿。颧骨与眼争，子嗣不立。此中贵贱，有毫厘千里之辨。

【译文】

骨有不同的颜色，而面部颜色，其中以青色最为高贵。俗话说的“少年公卿半青面”，就是这个意思。黄中透红的紫色比青色略次一等，面如枯骨着粉白色则是最下等的颜色。骨有一定的气势，头

中华智谋全鉴



十五骨节虚染图 清





部骨骼以相互关联、气势贯通为高贵，互不贯通、支离散乱则略次一等。总之，只要头上没生恶骨，就是面相再好也不如头好。但是，如果头大而天庭骨却不够丰隆，终究是卑贱的品位；如果头圆而佐串骨却隐伏不见，多半要成为孤寂的僧人；如果鼻骨冲犯两眉，父母必不长寿；如果颧骨紧贴眼尾而颧峰凌眼，必绝子孙后代。这里的富贵与贫贱差别，有如毫厘之短与千里之长，是非常大的。

智慧通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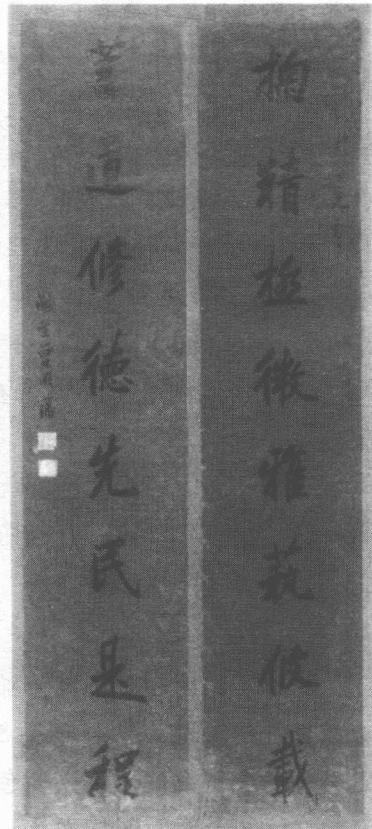
观人面相之说，在中国由来已久。据传项羽年少时遇一老者，老者端详他许久，然后摇摇头，走了。项羽追上去询问，老者说，你将来会贵不可言，但是下场凄凉。后来，项羽大败乌江，看见蚂蚁排就的“项羽死于此”，后面汉军逼近。心里想起老者的话，大叫一声“天要亡我”，于是拔剑自刎。这是民间流传的说法，是否属实，我们尚不得知。但是识人相面之术看来是古已有之，并且历久未灭的。

据说曾国藩善于察人，他的幕府中有不少贤才志士，对于他后来的建功立业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曾国藩呕心沥血作出这本《冰鉴》，将自己识人察人的观点公示于众。

神骨为《冰鉴》之开篇，总领全书，当为全书总纲。同时也说明了曾国藩品鉴人物以神为主，形神并重。历代文人都重视外在的“神”、内藏的“骨”。观人的“神”“骨”，犹如门外的大山，门既打开，山势自然可见。山势既幽深，必有来龙去脉，既雄伟，必有深根厚基，自此喻人之命运，其优劣高下，不言自明。

首先，这里的“神”并非日常所言的“精神”一词，它有比“精神”内涵广阔得多的内容，它是由人的意志、学识、个性、修养、气质、体能、才干、地位、社会阅历等多种因素构成的综合物，是人的内在精神状态。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而这里所论的“神”，不会因人一时的喜怒哀乐而发生大的变化，貌有美丑，肤色有黑白，但这些都不会影响“神”的外观，换句话说，“神”有一种穿透力，能越过人貌的干扰而表现出来。

“神”并不能脱离具体的物质东西而空空地存在，它肯定有所依附，这就是说“神”为“形”之表，“形”为“神”之依，“神”是蕴含在“形”之



对联 清 曾国藩书



中的。“形”是“神”存在的基础，与“神”的外在表现紧密相关。如果“神”是光，“形”就是太阳和月亮，日月之光放射出来普照万物，但光又是深藏在日月之中的东西，它放射出来就是光。这就说明：“神”藏于“形”之中，放射出来能为人所见，如光一样；“形”是“神”的藏身之处，但又与“神”有着千丝万缕、分割不开的物我关系，“神”必须通过“形”来表现。

这种复杂的关系，说明日常观人时，既要由“神”观“形”，又要由“形”观“神”，二者相反相成，相辅相依，不能完全割离开来、单独地看。

所以，曾国藩又仔细论证神之有余者应为何种情状，神之不足者、形之有余者、形之不足者各应为何种情状，以及这四种人的福禄寿命等。

《冰鉴》中所言的“骨”，并不是现代人体解剖学意义上的骨骼，而是专指与“神”相配，能够传“神”的那些头面上数量不多的几块骨。

接着，比较形象地说明“神”和“骨”，曾国藩用了两个比喻，以便读者能充分地理解“神”和“骨”的奥妙。

【经典实例】

诸葛亮择官

诸葛亮以其“隆中策”预见天下三分，显示其大才；以其“鞠躬尽瘁”尽忠汉室，显示其大德。其人如此，其择官也以德才兼备为准则。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向刘禅上疏，即《前出师表》，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刘备）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桓帝、灵帝是东汉末年的皇帝，先后兴起第一次、第二次“党锢之祸”，杀戮敢于直言的李膺等贤臣；二人都信任宦官，使宦官得专政，朝政腐败。桓帝封单超等五宦官为侯，任其专横胡为。灵帝公开标价卖官，敛财私藏，上梁不正下梁歪，贪污风盛，民不聊生致社会动荡不安，终于激起黄巾造反。之后群雄攻战，从而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诸葛亮上《前出师表》时，刘备已去世，由他执政辅佐刘禅，故在出征前总结了先汉与后汉兴亡的经验教训，谆谆告诫刘禅，不要学桓、灵二帝“亲小人，远贤臣”，要学先汉“亲贤臣，远小人”，才能使蜀国兴隆，以复兴汉室。

诸葛亮还在《便宜十六策》里指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因此，诸葛亮在治理蜀国时特别重视选拔德才兼备之士。

诸葛亮推荐董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重兵，负责宫中之事。刘禅常欲增加后宫嫔妃，董允认为古时天子后妃之数不超过十二人，今已足数，不应增

中華智謀全鑒





加。刘禅宠爱宦官黄皓，皓为人奸佞，想干预政事，允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黄皓，允在时，黄皓不敢胡为。

蒋琬、费祎、姜维都是诸葛亮精心选拔为他理政、治军的接班人。蒋琬入蜀初期任广都县长，刘备下去巡视，适见蒋琬饮醉，不理事，大怒，要杀他。诸葛亮深知其人，为之说情：“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刘备敬重亮，听其言，才不加罪。后亮提拔琬为丞相府长史，亮每次出征，琬都足食足兵以相供给。亮常赞琬为人“忠雅”，可与他辅佐蜀汉王业。亮死前，密表刘禅：“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亮死，琬执政，其人大公无私，胸怀广阔，能团结人，明知时势，做到国治民安。蒋琬病，荐费祎代之，费祎为人明断事善理事，知军事，他在任时边境地虞，魏人不敢正窥西蜀。姜维继诸葛亮复兴汉室之志，屡次北伐，虽无大胜，但魏兵也不能侵入。及司马昭派大军伐蜀，刘禅昏庸不听姜维派兵扼守阴平之议，邓艾得以偷渡而直捣成都，刘禅出降，并令姜维降，姜维想假降待机杀钟会以复兴蜀汉，其宿愿虽不实现，足见其忠烈。

刘备死后，有诸葛亮及其后继者蒋琬、费祎、姜维等辅佐，刘禅这昏庸之主才得安坐帝位达四十一年之久。而曹操死后，其子曹丕篡汉，魏立国虽有四十五年，但早在十七年前司马懿就发动政变夺取曹爽的军权，魏政权已归司马氏，魏已名存实亡，魏政权存在实际只有二十八年。孙权死后，孙亮立为吴帝，内部不和，国势日弱遂被晋灭，孙权后人掌权只有二十七年。三国相比，蜀汉政权较稳固，无内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之事，这是因有德才兼备臣辅佐之故。

元世祖用人

元世祖忽必烈与赵孟頫谈话，问叶李、留梦炎两人优劣，孟頫答道：“梦炎，臣之父执，其人重厚，笃于自信，好谋而能断，有大臣器；叶李所读之书，臣皆读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忽必烈说：“汝以梦炎贤于叶李耶？梦炎在宋为状元，位至丞相，贾似道误画罔上，梦炎依阿取容；叶李布衣，乃伏阙上书，是贤于梦炎也。汝以梦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赋诗讥之。”孟頫所赋诗，有“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之语，忽必烈颇赞赏。（《元史·赵孟頫传》）

忽必烈是元朝的创建者，是个有作为的皇帝。他任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开府于金莲川（在今河南结源）时，已任用汉儒为其谋士。及灭宋后，广泛搜求宋朝名士任官，为之理政治民。宋魏国公赵孟頫是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宋亡，家居，后被召入朝任官。

忽必烈对叶李、留梦炎的评价与孟頫不同：孟頫赞许留梦有大臣之器，对叶李



则认为其才能与己相当；忽必烈却认为叶李贤于留梦炎。这是以两人对贾似道误国罔民的不同态度而定优劣。公元1258年，忽必烈奉蒙哥大汗命进军围攻鄂州，宋派贾似道率军前往救援，而忽必烈因其兄蒙哥死急于回去争帝位，适贾似道派使来求和，忽必烈便顺势答应并率大军北返。贾似道却谎报“鄂州大捷”，说蒙古兵已肃清，这事虽说欺骗宋理宗，贾似道得以为相，但朝野上下是清楚的，留梦炎却依附之以取悦于贾似道。当时叶李只不过是一个太学生，愤贾似道害国害民，便带头与同学八十三人，伏阙上书揭露贾似道的罪恶，责其“变乱纪纲，毒害生灵，神人共怒，以干天谴。”贾似道大怒，知书是叶李所定，使其党人逮捕叶李，叶李便逃匿。适宋亡，叶李归隐富春山。忽必烈多次派人征召不出，后不得已才见。忽必烈劳问：“卿远来良苦！”又说：“卿往时讼似道，朕尝识之。”言下之意，是对他表示敬意。忽必烈向他请教治国之道，叶李陈述古帝王的得失成败，忽必烈赞许，命他五日一人议事，后任资善大夫、尚书左丞。叶李在宋不过是一布衣，忽必烈却如此破格重用，是因赏识其人忠直敢弹劾误国欺主的贾似道。而对留梦炎这个宋朝丞相和有名的状元，虽赏识其文才，却认为其人有私心而缺德行，便降级使用。

由此可见，忽必烈用人重才学，也重德行。

魏惠王嫉贤妒才

以名利地位来识人，有才也会被看成无才，无才却可能会被看成有才。魏惠王就是以地位看人识人，从而确认其是否有才的。

有的人物色人才时往往是眼睛向上而不向下，地位低的人是看不上眼的。战国时魏惠王正是这样看不起公孙鞅，因而有大才不用，将他输送到敌国——秦国。这事见《战国策·魏国策》。

魏相公叔痤病重，魏惠王前往探看，说：“公叔病，即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孙痤答道：“痤有御庶子公孙鞅，愿王以国事听之也。如弗能听，勿使出境。”惠王默然，出而对左右说：“岂不悲哉！以公叔之贤，而谓寡人必以国事听鞅，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孙鞅便投奔秦国，秦孝公纳而用之，结果是秦国日强，魏国日弱。

魏惠王是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国君，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人，其相公叔痤病危，要求其推荐后继者以辅佐，痤荐举他的

商鞅像



中華智謀全鑒





御庶子，即家臣，这是低级的官员。魏惠王认为公孙鞅是个小小的官吏，这样地位低下的人而公叔痤竟要他“以国事听之”，这不是“不亦悖乎！”意是说公叔痤是病得糊涂说乱语。公孙痤也知惠王不用公孙鞅，叫鞅来告诉他并要他快走，公孙鞅认为惠王不听痤的话任用他，也就不会听痤说的话“勿使出境”，因为在惠王的眼里，公孙鞅是个无足轻重的人，是不会把鞅放在心里，也就不会理他的。

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公孙鞅一入秦，以霸道说秦孝公，孝公正想称霸于天下，以孙鞅所说正称己意，因而大为赏识，任鞅为左庶长，掌握军政大管，实行变法。同是一个公孙鞅，在魏惠王的眼中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而在秦孝公那里，却让他掌管朝政，成为个改天换地的“大人物”。他实行两次变法，使秦国起了根本的变化，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

魏惠王不知用人，大才如公孙鞅不用，却用嫉贤妒才的庞涓之流，致齐国能用被他迫害致残的孙膑的计谋，于马陵设埋兵大败魏军，全歼魏军十万。而秦有公孙鞅辅佐，国力日强，魏在西方屡败于秦，失去少梁（今陕西韩城）和安邑，河西屏障开始被秦突破。公元前343年，公孙鞅率秦兵伐魏，虏魏将公子卬，从此，魏国国势日衰。

公孙鞅因有功，秦封于商地，尊为商君，故也称为商鞅。

杨广利用离间术杀父登皇位

历史上的隋文帝次子杨广就是利用离间术，挑拨太子与其父皇母后的关系，最后杀父登上皇位的。

隋文帝是历史上一个较好的皇帝，他带头提倡节俭，努力推动生产发展，使隋朝富裕冠历代王朝，但因选错杨广继位，隋传二世而亡。他之所以选择杨广，是因为他和其妻独孤皇后，偏恶太子杨勇，致被次子杨广蒙蔽之故。

有所恶，是人的常情，如恶其所应恶，无可非议，但应恶而恶得过分，将会对被其所恶者有错误的看法。杨坚夫妻对其长子杨勇就是如此。

《隋书·房陵王勇传》记载：杨勇好学，擅长词赋，为人宽仁和厚，性情率直。隋文帝即帝位后，立杨勇为太子。军国政事，都令勇参决。勇处理政事，能体察民情，“时政不便，多所损益，上每纳之。”文帝重节俭，因见勇穿“文饰蜀铠”，心里很不高兴，认为这是奢侈，便严厉批评。如仅限于此，问题不大。勇母独孤皇后性最妒，她不仅不准文帝与宫女相近，凡大臣纳妾也心恨之。她因勇多几个内宠，宠爱妾云氏而不喜元妃，及元妃暴病死，竟疑云氏所害，便责备勇。从此，厌恶勇，常派人暗中伺察，寻求勇的罪过，常向文帝进谗，因而太子勇与父皇母后的关系日益恶劣。





太子勇的本质是好的，有一些缺点，如穿“文饰蜀铠”，多几个内宠，这在古代王子算不了什么，如恐其趋向奢侈淫乐，教育之可以，由于偏恶而小题大作，这是不幸之源。文帝的次子杨广知道父母有厌恶太子意，便起夺嫡的野心。杨广很虚伪。他善于伪装，他知道其父皇反对奢侈，母后恶人好女色，便迎合双亲之意而行之；他不与姬妾亲近，只与肖妃住在一起，独孤皇后见了，正合己意，大赞其有德行。他将乐器的弦都折断，蒙上尘埃，显示弃置不用，文帝见了，以为他不好声妓，满口赞誉。及任扬州总管，每岁来朝一次，他的车马侍从都很俭素，接待朝臣也礼极卑屈，因此，在朝臣中，他的声誉在诸王之上。他又勾结大臣杨素等为他捧场，并指使他们挑拨太子与其父皇母后的关系，于是内外诽谤，太子勇的过失日闻，因他父皇母后偏恶勇，人言皆信。始是百官在冬至日前往向太子祝贺，太子张乐相迎，而人报知文帝，文帝责其越礼；杨素等又制造事故，诬太子怨望，要防有他变，文帝信而削弱太子卫队，加强自己的卫队，以防太子夺位。杨广又向母后诬太子勇有相害之谋，独孤后便决心废勇立广，极力怂恿文帝，文帝终于宣布废太子而立广。勇被囚于东宫，由广管制。勇认为其罪不当废，求见文帝以申冤屈，杨广不许，勇便攀上树梢，大声呼叫，希望文帝听到能召见。杨素却上奏诬“勇情志昏乱”，文帝也以为然，终不见勇。

文帝病，杨广入宫侍医药时奸污其爱姬，文帝知而埋怨“独孤误我”和后悔“枉废我儿”时已经迟了，杨广知其父叫人召勇便将其弑杀，并矫诏杀杨勇，杨勇有十子也一个不留全杀了。杨广弑父登上皇位后，其真面目大暴露，因他骄奢淫逸、穷兵黩武、暴虐残忍，弄得众叛亲离，这个独夫终被他认为的“心腹”禁军将领缢死。由于杨坚夫妇偏恶太子勇，致被杨广矫饰所蒙蔽，结果招来祸害，文帝被弑，隋也速亡。

中华智谋全鉴

唐太宗平内讧



是人必有爱恶，应爱即爱，应恶即恶，爱恶分明，能如此，被称为刚正。但偏爱偏恶，对其所爱所恶就可能出现偏激之处，也就对其所爱所恶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所爱所恶得过分了，就会起反作用。因为偏爱，就会过分强调或只看到其所爱的对象的好处，而忽视或看不见他的坏处，即使其坏处超过其好处，也视而不见，如此，会把坏人看成好人。偏恶，也就会过分强调或只看到其所恶的对象的坏处，即使其好处超过其坏处，也视而不见，如此，会把好人看成坏人。偏爱偏恶者是普通人，出问题还不会太大，如出于有权力而能决定人的命运者，奸佞的人将投其所偏爱偏恶，可能受到蒙蔽，只看到人的表面现象，而看不到人的本质，也就知错人而用错人，将会惹出祸乱。



唐太宗晚年，发生争夺继位的内讧，跟他偏爱有很大的关系，其事见《旧唐书》李承乾、李泰二人的本传。

李承乾是太宗的长子，太宗即位后立为太子，时年八岁，性聪敏，太宗甚爱之，太宗居父唐高祖丧，政事交给承乾，他处理得井井有条，自此，太宗每外出，都令他居守监国。承乾有脚病，行动艰难，太宗虽感到美中不足，还不因此有废立之意。后来发生内讧致被废立，是因太宗偏爱李泰之故。

李泰少时便善写文章，常与名士交往，因此，太宗批准他安置文学馆，可召集文士一起研究文学。贞观十二年，李泰与士人撰写《括地志》，四年后完成，上呈太宗，太宗下诏付秘阁收藏，厚赏李泰及撰写人。因此，太宗偏爱李泰，每日供李泰的钱财，一度超过太子。李泰腰腹洪大，太宗准他乘小轿到朝所，还想将李泰迁宫内武德殿。太宗甚至亲口说要立李泰为太子，其偏爱李泰如此。于是，李泰便起夺嫡的野心，勾结贿赂朝臣，结成朋党，加紧夺嫡活动。

太宗有废嫡意，承乾怕其太子位被李泰所夺，引发他提前夺帝位的阴谋。他与其叔汉王元昌、兵部尚书侯君集等谋反，将纵兵入宫。未发难，事被揭发，太宗便废承乾为平民，令元昌自尽，杀侯君集等。太宗面斥承乾，乾说：“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但为泰所图，特与诸臣自安之道。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之事。今若以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太宗对侍臣说：“承乾言亦是。我若立泰，便是储君之位可求而得耳。”由于李泰夺嫡的阴谋亦揭露，太宗召集六品以上的文武官员宣布：“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太宗不立泰，内心是惋惜的，但他终究是个明君，立泰是不得人心的，为国家计，只好割爱将泰徙居于外，他对近臣表露其心事说：“泰文辞美丽，岂非才士。我心中念泰，卿等所知，但为社稷之计，断割恩宠，责其居外者，亦两相全也。”于是，改封泰为顺阳王，徙居均州的鄖乡县，后又封为濮王。年三十五，病死于鄖乡。



三彩骑马男俑 唐

